

# 卷二

此情之歸結

書名 花月痕全書十六卷 光緒十四年閏雙笏廬刊本  
撰者 清 魏秀仁 撰  
卷二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63  
編號 D8665000

彩色首頁1

## 花月痕全書卷一

### 第一回

蚍蜉撼樹學究高談 花月留痕稗官獻技

情之所鍾。端在我輩。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性也。情  
不足以盡之。然自古忠孝節義。有漠然寡情之人乎。  
且相率而為偽。何況其他。乾坤清氣。間留一二情  
既不能策名於朝。下又不獲食力於家。徒抱一往  
之致。奔走天涯。所聞之事。皆非其心所願聞。而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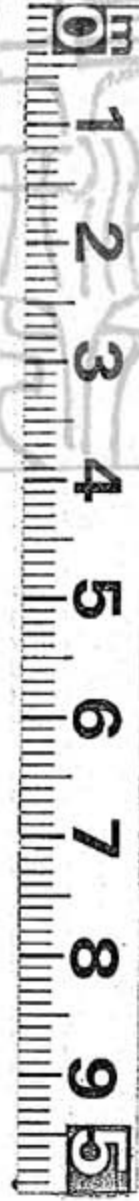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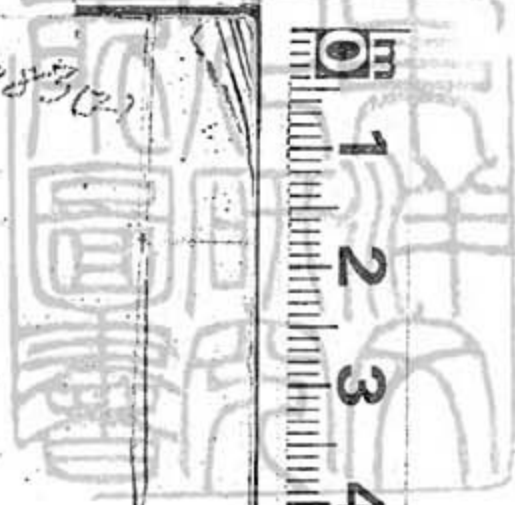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5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6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花月痕全書十六卷 光緒十四年閏雙笏廬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花月痕

劬丞手裝

K2983(2)



双紅堂  
小說  
63(2)

花月痕全書卷二

第五回

華嚴菴老衲解神籤 草涼驛歸程驚客夢

上。回。書。說。的。是。荷。生。東。平。回。匪。那。時。正。癡。珠。西。入。蜀。川。  
天。寒。歲。暮。游。子。鄉。關。之。感。風。人。岷。岫。之。思。麝。至。沓。來。頓。  
覺。茅。店。雞。聲。草。橋。月。色。觸。目。驚。心。無。復。曩。時。興。致。行。次。  
寶。雞。遇。一。故。人。詢。及。行。蹤。因。言。節。度。田。公。於。十。月。杪。奉。  
命。移。廣。已。見。邸。抄。且。有。不。必。來。京。請。訓。之。語。癡。珠。意。緒。  
愈。覺。無。聊。想。道。人。生。遇。合。自。有。定。數。到。是。蜀。中。風。景。甲。

花月痕全書卷二

本館印



扭合

宗旨

科2983

去路紀程

西征吟草

回顧第二回  
一筆

春風入鼓鼙

宗旨

華嚴庵

蘊空小傳爲  
四十三回張  
本

出蘊空

於寰區自古詩人流寓其地閱歷一番也不負癡珠  
自此入益門度大散關寓意山水日紀一詩轉也擺脫  
一切這日到了廣漢廣漢守郭公係癡珠郎舅至咸迎  
至署中十年分手萬里聚頭這一夕情話比西安王淑  
玉家又是一樣欵洽癡珠借此度過殘年飲薛濤之酒  
鬪花蕊之詩客邊亦不寂寞韶光荏苒轉瞬是二月初  
旬了始而傳聞逆賊竄入建昌偏近東越繼而傳聞上  
游失守會城危在旦夕癡珠與郭公俱有老親聞此信  
息何等張皇到三月杪郭家安信到了癡珠不得家中

一字如何放心便差人查探由湖入廣之路差人回報  
黃州道梗田公現在留滯長沙癡珠急得沒法因想往  
華嚴菴求籤指示去路原來廣漢有一華嚴庵係太史  
金公兆劍之妻馮燕娘所立燕娘聰穎絕倫年十九歸  
太史蜀人比之趙松雪夫婦踰年太史卒燕娘不茹葷  
奉姑以居踰年姑又卒燕娘遂祝髮奉佛高坐禪牀足  
不出戶者三十年由靜生定由定生慧一切過去未來  
之事洞照無遺因此把所居捨爲華嚴庵就菩薩前神  
籤指示善男信女迷途法號蘊空癡珠前此曾往瞻仰

補敘

歸重節字全  
書宗旨



神籤

并州養病之  
根  
二十八字立  
定全書大局  
花痕  
秋心院

值蘊空朝。袞眉去了。只撰一聯鐫板。送入方丈懸挂。其  
聯云。

也。曾。續。史。也。曾。續。經。瞻。落。落。名。山。博。議。書。成。竹。素。  
雙。棲。留。隻。影。

未。敢。言。仙。未。敢。言。佛。嘆。茫。茫。孽。海。大。家。身。在。柏。舟。  
一。葉。引。迷。津。

蘊空由袞眉回來。見了此聯。也還點頭稱好。這回癡珠  
因要求籤。先期齋戒。於四月初一日清早。洗心滌慮。向  
華嚴菴來到了山門。便有齋婆迎接。上殿拈香。癡珠磕

了頭。跪持籤筒。默禱一番。將籤筒搖了幾搖。落下第十  
三籤來。重複磕頭起來。問過信筮。便有齋婆送過籤譜。  
癡珠看頭一句是

如此江湖不可行。

想道。這樣湖南走不得了。又看下句是

且將來路作歸程。

想道。還要由山陝走哩。再看底下兩句是

孤芳自賞陶家菊。一院秋心夢不成。

想道。這是怎說。沉吟一會。重整衣冠。又跪下磕了三箇

伏下十一回  
臥病之根

伏下謾如荷  
生

月痕○直注  
到四十三回  
一葉驚秋

頭默祝一番。重求一籤。檢出籤譜。看頭一句是  
故園歸去已無家。

便不知不覺流下淚來。又看下句是

傾蓋程生且駐車。

自語道。這是遇着什麼人留我哩。再往下看去。是

秋月何如春月好。青衫自古恨天涯。

凝珠想道。這也不是好消息。正在凝慮。只見殿後一箇  
老尼年紀七十以外。扶着侍者。慢慢踱過來。齋婆侍立  
一邊。老尼便向凝珠合掌道。居士何來。凝珠急忙回禮。

道。比丘卽蘊空法師麼。便一一通了姓名。老尼笑道。前  
蒙居士過訪。老衲朝山去了。有失迎候。轉承惠賜長聯。  
隱括老衲一生行實。令人心感。凝珠說道。久欽清節。且  
仰禪宗。正想向方丈頂禮。慈雲將籤意指。示不意比丘  
轉出來了。說畢。便將籤譜帖子遞過。蘊空接着。瞧了一  
瞧。道。頭一籤上二句。居士自然明白了。下二句。後來自  
有明驗。大約居士與陶家菊。另有一番因果。第二籤首  
一句。且不必疑慮。大抵秋菊春蘭。各極其勝。究竟秋菊  
牢騷不及春蘭華貴。老衲有三十二字偈。居士聽着。便

老衲解神籤  
花痕

文章有不妨  
明點下文者  
此類是也  
春鏡

文章有不妨  
放活下文者  
此類是也



歸路紀程

眼目

蒼茫風塵際  
踏蹬驥足老

草涼驛歸程

月痕

說道

鶯飛草長。鳳去台空。黃花欲落。一夕西風。  
亭亭淨植。毓秀秋江。人生豔福。春鏡無雙。

癡珠遲疑不解。呆呆的立着。老尼道。居士請了數。雖前  
定人定卻也勝天。這看居士本領。罷說着。便扶着侍者。  
由殿東入方丈去了。癡珠也不敢糾纏。到客廳吃了茶。  
疑疑惑惑的回署。過了一夜。想道。幸是山陝此刻回匪。  
甯靜儻像去冬那樣光景。就這條路也走不得哩。因此  
決計由原路且先入都。再作回省打算。郭公也留不住。

只得厚贖數百金。派兩名得力家丁護送至陝。是時初  
夏時候。途中不寒不熱。山青水綠。比殘冬光景迥然不  
同。到了梓潼。重經雲棧。翠雲廊。滴水巖。青橋驛。紫柏山。  
紅心峽。諸勝尤令人心曠神怡。奈癡珠繫念老母在危。  
急中恨不能插翅南飛。那有心情流連風景。每日重賞  
轎夫兼程前進。四月初三日起身。至十六夜二更已到  
了草涼驛地方。此地上去鳳縣七十里。下去寶雞九十  
里。本非住宿之所。癡珠因夜深了。只得隨便住下。是夕  
月明如晝。跟隨人等赶路疲乏。都睡了。癡珠獨步小院。

引起入夢  
月痕

若有若無是  
耶非耶

花痕  
引起夢中雙  
鴛祠碑文

引起麗人

寫得閃灼卻  
有仙氣無鬼  
氣

花痕

大地茫茫何

中對月。悽惻。禿頭因癡珠未睡。不敢上牀。坐在堂屋打  
盹。見癡珠在院子裏踱來踱去。遂站起說道。天不早了。  
老爺睡罷。癡珠看錶。已有兩下多鐘。便進房去。叫禿頭  
服侍睡下。翻來覆去。捱了一會。總睡不着。忽然似聞窗  
外有人頻頻呼喚。又似有人隱隱哭泣之聲。將帳子揭  
開。一看。見斜月上窗。殘燈半穗。黯然而四壁寂無人聲。便  
又睡下。想起昨日鳳嶺小憩。見那連理重生亭的碑記。  
文字高古。非時下手筆。便又恍恍惚惚。如身在亭中。援  
筆題道。

嶺下客孤征。嶺上木連理。連理之木死復生。孤征  
之客生如死。

題畢。瞥見一麗人。畫黛含愁。彎蛾鎖恨。嬌怯怯的。立  
在山坳。將癡珠凝眸一盼。便不見了。癡珠移步下亭。想道。  
怎的這空山中有此麗人。難道青天白日。山魃木魅。敢  
公然出現麼。正在想着。那腳步卻向山坳走來。不見人  
迹。剛轉過山坳。又見那麗人。手拈一枝杏花。身穿淺月  
色對襟衫兒。腰繫粉紅宮裙。神情慘淡。立在那裏。癡珠  
轉過腳步。麗人卻又不見了。並那地方亦係一片平原。



處更着煩惱

美人卻成一廟此景可思

蘊括全書  
月痕

情關閉矣

情場空矣

情根一動自  
然生者可死  
死者可生醒  
者可夢夢者  
可醒

驚客夢。月痕

並非鳳嶺。癡珠想道：我如何又走到這個地方呢？再一望去，見有一廟，隔一箭多地，便緩步向前，只見廟門洞開，油漆顏色黯淡得狠，是箇古廟。廟門直匾大書雙鴛祠三字，門堂三間，歪歪斜斜，門上也畫有門神，一扇倒在地下，中間碧油屏門不成顏色，屏門後甬道砌磚，尙自完好，兩傍一柏一松，蒼翠欲滴。癡珠一步步走上臺階，見廊上東西木柵，中間殿門懸挂板聯一付，是

秋月春風可憐如此  
青天碧海徒喚奈何

十六箇字，用手推那殿門，卻是閉得緊緊的，無縫可窺。不知中間是何神像，由東廊轉至殿後，只見西邊有一小門，踱進門來，卻是朝東的三間屋子，空洞洞的無一樣，傢伙對面有一亭亭中，豎碑一座，癡珠忙把碑文讀過，是一篇四六，正要背誦一遍，陡見碑石搖動，向身上倒將下來，嚇得癡珠大叫一聲，早把對房跟人驚醒了。禿頭從睡夢中一蹣跚爬起，問是怎麼，大家道：老爺夢魔了，癡珠一身冷汗，將眼一掙，瞧着月光燈影，慘然道：你們不要大驚小怪，沒有什麼事，睡罷，便自坐起，揭開

花痕

帳子將燈剔亮去記那碑文覺得首尾二段是全記得中間兩段什忘四五就踱下牀來披上衣服檢過紙筆將首段先行謄出其詞曰

麴塵走馬絲柳情長藥店飛龍香桃骨損驥方展足傷心賦鵬之詞鳳不高翔掣淚離鸞之曲春風眉黛花管新描夜雨啼痕竹斑忽染瑟彈湘女落遺響於三秋環認韋郎結相思於再世大抵青天碧海不少蛾眉見嫉之傷誰知白袷藍衫亦多鼠思難言之痛此雙鴛祠所爲立也

謄畢想道這段情文已極哀豔了近來四六家那有此付筆墨因將次段慢慢的記憶援筆先謄那首二句云

則有家傳漢相派衍蘇州

想道怪呀竟是我家的故事了其下還有八字再記不出便提筆圓了八圓謄那底下的是

青箱付託鯉庭負劍之年黃嬾編摩烏几吹藜之夜

想道這聯以下還有名題葢榜秋風高撥桂香一聯呢如何對語再記不出就將十字謄過又圓了十圓往下

對語自然放空然而儻父

決不解此

月痕  
奇情壯采

水月鏡花隨  
口道破

愁病都一切  
忘卻何處更

色相

月痕

相看古來盛  
名下終日坎  
續纏其身

膽去是

輕○裘○快○馬○霜○嚴○榆○棗○關○前○寒○角○清○笳○月○冷○胭○脂○山○  
下○甲○故○宮○於○劉○石○禾○黍○高○低○聆○洽○調○於○伊○涼○箏○瑟○  
激○楚○

膽○到○此○處○要○往○下○寫○去○只○記○不○出○想○道○以○上○數○聯○後○來○  
寡○去○作○我○的○墓○誌○也○還○可○用○以○後○數○聯○係○敘○此○人○抑○鬱○  
無○聊○得○一○巾○幘○知○已○筆○墨○極○其○淋○漓○如○何○一○字○也○沒○了○  
沈○吟○半○晌○自○語○道○咳○恍○惚○得○狠○這○數○聯○中○不○是○有○那○叔○  
寶○多○愁○對○那○長○卿○善○病○麼○怎○的○記○不○起○比○做○更○難○擲○下○

筆○凝○思○一○會○聽○得○雞○聲○已○唱○過○兩○遍○了○便○提○起○筆○另○行○  
將○那○段○末○數○聯○膽○出○是

彩○雲○三○素○忽○散○魚○鱗○寶○月○一○奩○旋○虧○蟾○魄○蓋○積○勞○  
所○以○致○疾○而○久○鬱○所○以○傷○生○歷○險○阻○之○馳○驅○風○如○  
牛○馬○慨○身○宮○之○偃○蹇○歲○在○龍○蛇○病○到○膏○肓○竟○符○噩○  
夢○醫○雖○盧○扁○難○覓○靈○方○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想○道○如○今○是○第○三○段○了○段○首○四○句○是

爾○乃○亭○亭○淨○植○蓮○出○汙○泥○烈○烈○奇○香○蘭○生○幽○谷○  
膽○畢○想○道○以○下○數○聯○又○忘○了○便○又○另○行○寫○道

塞馬悲鳴巴  
猿吟嘯

實者虛之虛  
著實之絕妙  
文心在此一  
語吾願會心

人自領取也

感慨繫之

杯蛇幻影鬼蜮含沙縈愁緒以迴腸蔓牽瓜落拭  
淚珠而洗面藕斷絲長生不逢辰久羅荼苦死而  
後已又降鞠凶填海水以將枯冤無從雪涸井波  
而不起心早成灰含笑同歸樹合韓憑之塚偷生  
何益夢隨倩女之魂七千里記鼓郵程家山何處  
一百六禁煙時節野祭堪憐魂兮歸來躬自悼矣  
便自語道寫得沈痛如此真好文章也未段我便一字  
不忘了遂接寫道

於是故人閣部念攻玉之情敦分金之誼黃蘆匝

地悲風吹蒿里之音丹雘孔塗落日下桂旗之影  
襖旛幢之綵繚翠柏蒼松升俎豆之馨香隻雞斗  
酒嗟乎滾滾勞塵不外至性至情之地茫茫人海  
最難一生一死之交白馬素車猶是范張同氣珠  
幡寶蓋終殊娟潤雙栖咽汾水之波聲淒涼夜月  
拜曇花之幻影惆悵春風逝者如斯竟成千古人  
如可作重訂三生川嶽有靈永護同心之石乾坤  
不改終圓割臂之盟

膽畢窗紙上早已曉日曛曛了癡珠復朗吟一遍禿頭

暨眾人早已收拾行李伺候。癡珠纔拭臉漱口。便上車。向寶雞進發去了。正是

人生能有幾。

賢賢馬蹄間。

天與閑身好。

如何不肯閑。

欲知癡珠一籤一夢。後來若何應驗。且看下回分解。此回傳癡珠純用倒提之筆。步步凌虛。高唱而入。妙文也。亦至文也。吾曩者不嘗論觀日與雲乎。此則日之出也。雲之生也。晴暎炳曜。萬象畢露。膚寸而合。奇詭譎漾。沛於大野。勾出萌達。皆此物也。



故於蘊空偈中寫癡珠荷生。用明寫對寫。於碑記中寫癡珠荷生。用一明一暗一正一側。而秋痕采。秋則更用暗中之明。明中之暗。正中之側。側中之正。草蛇灰線。馬迹蛛絲。隱於不言。細入無間。水底觀日。日不一影。晴天看雲。雲不一色。極文章之奇。觀願與天下後世巨眼人同浮一大白。○草木之生也。始而芽。芽而幹。幹而枝。枝而葉。或先葉而蒂。蒂而萼。萼而蕊。蕊而花。花而實。百色萬態。不可思議。畫者不能畫其似。言者不可窮其理也。溯其生。

之之始。則即此一粒之實。是此一粒實中所謂芽。而幹。以至於花而實者。則又無不具足。雖然。取一粒之實。觀之。則仍一渺然耳。此回之一偈。一夢。即草木之實。所謂渺然一粒者也。吾將觀其芽而幹。幹而枝。枝而葉。或先葉而蒂。蒂而跗。跗而萼。萼而蕊。蕊而花。花而實也。



緊接第四回  
說入

第六回

勝地名流禊修上巳 金樽檀板曲奏長生

出梅小岑歐  
劍秋名流  
上巳  
花十妓  
出十妓  
出形雲閣

話說明經畧奏凱班師。一路偕荷生察看形勢。增減防兵。直到二月杪。始抵太原。闔城官員。以次排設慶賀筵宴。三軍鳧藻。萬姓驩虞。也不用鋪張揚厲。還有那本地紳士。因荷生破賊有功。便邀了荷生同年梅小岑。大又歐劍秋侍講。定於上巳日。專席特請荷生洗塵。傳齊本年花選上十妓。潘碧桃。顏丹暈。張曼雲。薛瑤華。冷掌珠。傅秋香。賈寶書。楚玉壽。王福奴。劉梧仙。都到柳溪形雲。

敘柳溪  
勝地

出秋華堂用  
重筆。出芙蓉洲用帶筆  
花痕

敘彤雲閣

敘秋華堂

敘芙蓉洲



花二  
先透一筆文  
傾不嫌直突  
秋痕係梧  
仙小字用持  
筆  
可為春秋榜  
下打菴穩者  
解嘲

閣伺候。柳溪在陽曲縣署西一里。汾堤之東。宋天禧中。陳堯佐知并州。因汾水屢漲。築堤周五里。引汾水注之。旁植柳萬株。中有秋華堂。堂外有芙蓉洲。每歲上巳。太守泛舟修禊。郡人遊觀於此。數百年來。久圯於水。十年前太原太守。率官吏士民立汾神臺。駘祠。因復舊跡。彤雲閣是上下兩層。溪北最高之處。四面明窗。俯瞰柳陰中。漁莊稻舍。酒肆茶寮。宛如天然。圖書溪南一帶。桂樹遮列如屏。便是秋華堂東邊一帶垂楊。汾流環遶。西邊池水一泓。縱橫數畝。源通外河。便是芙蓉洲。到了這一

日彤雲閣下層。早排設得錦天繡地一般。巳初一刻。教坊十妓齊集。不一會。縉紳和梅小岑。歐劍秋。陸續也到。了一面。催請荷生。小岑劍秋和那十妓說說笑笑。都說道。就現在教坊腳色論起來。今年花選。秋痕壓在煞尾。也算抱屈了。秋痕係梧仙小字。秋痕冷笑道。這也沒有憑據。若說第一。那箇不想取上呢。我們本是憑人排弄的。愛之加膝。不愛之便要墜淵。又有什麼憑據。可說得出來。丹暈也說道。這個是平心的話。正說着。外面報說韓師爺來了。縉紳大家也就走下台階拱候。十妓都迎

花三  
得此六字便  
使下文四人  
拾兩人扶等  
語都覺不俗  
○月痕

出荷才鬢眉  
巴結

花四  
如披明人漢  
宮春曉圖

極寫秋痕身  
分卻無筆墨  
痕跡

接出去。在閣門外一字兒花搖柳顛排着等候。停了一回。只見一匹頂馬從柳陰中轉出。便見四人拾兩人扶一座藍呢大轎。中間坐着彩雲皓月一般的韓荷生。後頭一羣人約有十餘箇跟着。將到大門。教坊早已奏動鼓樂。十妓都請過安。荷生轎裏也點一點頭。簞子停下。荷生出轎。將他們打諒一回。便移步跨進門來。見大家都在階下。便躬身上前與大家相見。問了好。卽攜着小岑的手。同上台階。大家跟着進了彤雲閣。重新見禮。大家讓小岑陪荷生上炕坐了。家人獻上茶來。荷生道。諸

公如此盛設。小弟何以克當。那縉紳中有一箇姓荷名才。字子慎。搶着站起來。陪笑說道。聊備杯酌。以伸景仰之意。還求荷翁勿以簡褻爲罪。哩。劍秋笑道。我們都是軟紅塵裏弟兄。不說套話罷。此刻吹打停了。湘簾高捲。十枝花。嬾嬾婷婷。都在兩廊。也有說笑的。也有理鬢的。也有更衣的。掌班們儘催着他們上去。伺候秋痕道。我是不上去的。你看一屋子堆着許多人。這般早上去。做什麼說着。便攜着掌珠。從西廊小門向堤邊逛去了。這裏碧桃丹暈曼雲二人。只得移步上來。對荷生請了安。



花五

碧桃亦實非凡豔可比

日結  
出狗頭

特提狗頭為

二十四回以下張本直注到四十七回止

如此熱鬧場中竟甘落後

花六

天寒翠袖空  
谷幽居絕代  
佳人遺世獨立

荷○生○知○道○這○些○都○是○花○案○上○及○第○的○使○也○世○故○起○來○攙○住○碧○桃○的○手○道○都○非○凡○豔○隨○將○姓○名○年○紀○一○一○問○過○便○說○道○我○下○轎○時○瞧○見○一○位○穿○藕○紫○衫○葱○綠○裙○的○怎○麼○不○見○呢○小○岑○道○那○是○梧○仙○子○慎○赶○着○立○起○身○來○走○到○簾○邊○傳○喚○梧○仙○狗○頭○急○忙○答○應○卻○四○處○找○尋○不○見○玉○壽○道○他○剛○纔○和○掌○珠○從○這○角○門○出○去○狗○頭○便○從○角○門○去○追○尋○二○人○掌○珠○班○長○也○跟○着○一○會○纔○把○兩○人○領○來○這○裏○卻○將○秋○香○寶○書○瑤○華○玉○壽○福○奴○都○喚○上○去○了○狗○頭○便○將○秋○痕○送○到○簾○邊○看○官○你○道○這○狗○頭○是○什○麼○人○呢○卻○是○秋○心○院○一

个○掌○班○因○他○生○得○怪○頭○怪○腦○以○此○都○喚○他○做○个○狗○頭○且○他○又○有○个○怪○相○是○兩○眼○下○有○二○黑○斑○也○像○兩○眼○以○此○人○又○喚○做○四○眼○狗○後○來○鬧○得○幾○多○事○出○來○這○且○按○下○當下○秋○痕○和○掌○珠○到○了○簾○邊○看○見○一○羣○兒○都○圍○在○炕○前○便○推○着○掌○珠○先○走○自○己○落○後○座○上○人○臉○都○向○上○聽○着○荷○生○說○話○也○不○瞧○見○他○兩○箇○倒○是○小○岑○從○人○縫○中○看○見○掌○珠○便○問○道○秋○痕○呢○於○是○羣○花○閃○開○掌○珠○攜○着○秋○痕○向○荷○生○同○請○了○一○安○荷○生○見○秋○痕○別○是○一○種○灑○落○的○神○情○因○向○小○岑○道○我○卻○不○想○并○州○儘○有○許○多○佳○麗○就○這○榜○末○秋○痕

金簪亂目

子慎所謂不

懂巴結。花

七

文勢不得不  
作一轉

巴結

花八

難進而易退

君子人也鬚

眉如戰者應

多愧死

花九

花十

逗起下回

眾鄉紳懂得  
巴結

一 巴結。花十

己自出人頭地了。小岑道：「一經品題，聲價十倍。吾兄賞識，自是不凡。再看秋痕，早是秋波盈盈，默然不語。荷生便向羣花說道：『站了好一會。今日太難為着。二十辦金蓮了。』請散開坐坐罷。」子慎便跟着說道：「兩旁空椅，你們隨意坐着。韓師爺是箇憐香惜玉的人，再不拘你們的。秋痕早輕移蓮步，從東走向窗下花架傍，一把小方椅，那裏去了。大家也有跟着走去的，也有向西窗下去的。荷生便向眾鄉紳談了一回，潼關破賊的事，復又笑道：『人生踪跡不能預料。兩月以前，戎馬慄慄，豈知今日羣

花園繞。玉軟香溫，但今年花選，小弟不揣冒昧，卻要重訂一過。諸公以為何如？」劍秋笑道：「吾兄又要翻案了。眾鄉紳同接着口道：『這又何妨呢？千金請不到這樣名公評定哩。』荷生笑道：『豈敢。豈敢。只是這遊戲筆墨，各存一說。諒亦無礙。』子慎便說道：『今年花選，本來公論是不依呢。』正說着，家人回說：『酒筵已備。』荷生便立起身來，和小岑、劍秋，招着秋痕、丹暈、曼雲，閣門外散步。這裏七手八腳，將席抬上，正面擺着一席，兩邊排着四席。每席先是三箇座，兩廊敎坊吹打三次。家人捧上酒來，大家送酒。

花十二  
小岑劍秋也  
懂巴結

另眼

翠眉繁度曲  
雲鬢儼成行

章劉之恨欲  
借長生一曲  
以補之故繁  
詞不殺  
金樽檀板曲  
奏長生

安席正面是荷生。小岑劍秋陪坐。縉紳們分坐四席。每席兩枝花伺候。小岑劍秋曉得荷生意思。便喚跟班排起來。然後大家都換了便衣。酒行三巡。曼雲等出位。走到正面席前。以次呈上歌扇。秋痕丹暈也站起來。荷生就隨意將各人都點了。只把秋痕的扇子握在手中。且令歸坐。慢慢的讓酒吃菜。聽那曼雲等或二簧或小調。抑揚亢墜。百轉嬌喉。合着琵琶洋琴三絃諸般樂器的繁音促節。已是眉飛色舞。豪情勃發了。好一會曼雲等

以次唱完。小岑笑道。如今該是秋痕。崑腔一開。生面了。荷生便向秋痕笑道。你這扇上大半是燕子箋。桃花扇。西樓記。長生殿。可見是个名家了。只是你有會得全齣的。沒有秋痕。踏着答應道。只有長生殿補恨且曲。是全會的。荷生喜道。好極。我就請教這一齣。劍秋笑道。我雖不懂這些。只全齣且曲。就是難為人的事。秋痕道。不妨。於是大家靜悄悄的。荷生要過鼓板。親自打着。教坊子弟吹着笛。彈着三絃。聽秋痕斂容靜氣的唱道。  
歎。生。前。冤。和。孽。纔。提。起。聲。先。咽。單。則。為。一。點。情。根。

下文洋洋灑灑十餘萬言都在个裏月痕花十三

秋痕情種荷生情人



種出那歡苗愛葉他憐我慕兩下無分別誓世  
生生休拋撇不隄防慘悽悽月墜花折悄冥冥雲  
收雨歇恨茫茫只落得死斷生絕普天樂  
荷生見秋痕一開口已經眼眶紅了到末了只落得死  
斷生絕這一句竟有忍不住淚的光景便將青萍纜泡  
上蓮心茶親手捧給秋痕道你吃了這鐘茶下一支我  
唱罷便一面打鼓板一面唱道

聽說舊情那些似荷絲劈開未絕生前死後無休  
歌萬重深萬重結你共他兩邊既恁疼熱况盟言  
曾共設怎生他陡地心如鐵馬嵬坡便忍將伊負  
也雁聲過

小岑劍秋俱拍案道好荷生笑道我們少唱板眼生疎  
得狼不及他們的嫻熟秋痕道韓師爺板眼自然是講  
究的我們班裏總不免有含糊處便接着唱道

傷嗟豈是他薄劣想那日遭魔劫兵刃縱橫社稷  
陪危蒙難君王怎護臣妾妾甘就死死而無怨與  
君何涉怎忘得定情釵盒那根節傾杯序

荷生喝聲好便說道未免有情誰能遣此劍秋道詞本

注到四十四回

劍秋亦是箇  
善知識

小岑亦是箇  
有情人



反對香海洋  
青心島言之

好的秋痕又能體會。出作者的意思。抑揚頓挫。更令人  
魂銷。荷生道。我要浮一大白了。於是丹暈執壺。秋痕斟  
酒。劍秋小岑荷生俱乾了一大杯。秋痕歸坐。小岑道。如  
今我獻醜罷。便討一鐘茶。漱了口。唱道。

你初心誓不賒。舊物懷難撇。是千秋慘痛。此恨獨  
絕。誰道你不將殞骨留微憾。只思斷頭香。再蕪蓬  
萊宮闕。化愁城萬疊。怕無端。又令從此墮塵劫。  
芙蓉

大家都拍手道。好呀。子慎道。我從來不曉得小岑會崑

曲。今日纔請教呢。小岑向秋痕笑道。貽笑大方。秋痕便  
也向着小岑一笑。接着唱道。

位縱在神仙列。夢不離唐宮闕。千回萬轉情難滅。  
雙飛若註鴛鴦牒。三生舊好緣重結。又何惜人間  
再受罰折。  
小桃紅

秋痕唱了這支眼。眶又紅了。小岑瞧着。便說道。等我再  
效勞罷。接着唱道。

那壁廂。人間痛絕。這壁廂。仙家念熱。兩下裏。癡情  
恁奢。癡情恁奢。我把彼此精誠。上請天闕。補恨填

愁萬古無缺。

秋痕背過臉。接着唱道。

還只怕孽障周遮。緣尙蹇。會猶賒。大催拍。

荷生笑向秋痕道。以下便是尾聲了。就唱道。團圓等候。仲秋節。管教你情償意愜。當下秋痕向着荷生一笑也。背過臉。接着唱道。只我這萬種傷心。見他怎地說。秋痕唱完。荷生十分歡喜。教丹暈斟上大杯酒。和小岑劍秋每人喝了三大杯。四席上縉紳也隨意飲了幾杯。丹暈陪了三大杯。秋痕量小。只得將小杯陪飲。荷生道。先前

點明禊修上

已結

清江白日落。欲盡復攜美。人登綵舟一。路鳴鳴咽咽。之文至此都。隨風散矣。仍收到彤雲。

散步。瞧着堤邊預備有船。我們攜此酒。到船上去。坐一回。也算不負修禊良辰。大家俱欣然願意。劍秋道。船上那裏容得這多人呢。子慎道。早預備過。船有五六支。分開坐罷。於是五支船。仍是五席。小岑劍秋陪着荷生。下船。一會蕩入水心。遙望着曠遠。芊綿水煙。凝碧。那秋華堂。汾神廟樓閣。參差倒影。波中澄澈。空明。真令人胸襟漱滌。不着一塵。那教坊子弟。打起十番。十妓便齊聲唱起采蓮歌。來前後嬌聲婉轉。響遏行雲。當下水陸並進。珍錯羅列。到了黃昏。方纔將船仍盪到彤雲閣。荷生早

閣

出翡翠九龍佩

是个霜下杰  
是个秋心

結穴比李香  
君馬坐尤中  
雙書

自招出來妙

已醺然叫索安將一百兩銀鏤分賞十妓另將自己身上帶的一塊翡翠九龍佩送給秋痕轉身謝了眾人先坐轎去了各縉紳車隨到也隨散了只有小岑劍秋子慎三人車久不到便和十妓說些閑話丹暈等見荷生今日如此看重秋痕也有妬忌的也有替他歡喜的那秋痕終是冷冷的子慎便說道秋痕你也該懂些巴結譬如今日韓師爺這樣另眼看待你你就沒有一點格外招呼你們到底是爲着什麼來呢秋痕今日因是走開閒逛悞了呼喚已受狗頭一番絮聒聽着子慎教訓

他便哭起來說道自己會巴結儘管巴結人家不會巴結必要教人巴結這是何心呢子慎聽了又羞又怒登時變起臉來道你這東西真是箇不成材料我好好的和你說話你爲什麼哭起來你到底有人教管沒有秋痕正要發話劍秋忙過來扯到裏間說道你哭什麼呢苟老爺說你原是好意你不要認錯了小岑也將子慎扯到炕上和曼雲一塊坐着說道這妮子脾氣總是這樣難怪人嫌子慎道我一團好意倒惹的他搶白起我來叫我怎麼不惱小岑只得十分排解劍秋裏邊也勸

力爭上流

上下折十三  
个花字有實  
有虛皆花痕  
也此鶯梭燕  
掠四字映帶  
有情



了秋痕許多話。纔把兩下的氣都平了。好是子慎車先  
到了。便招呼着大家上車而去。劍秋力勸秋痕出來送  
子慎。上車秋痕抵死不肯。子慎去了。小岑劍秋便叫秋  
痕。班長先送秋痕坐車回去。小岑劍秋隨後車來。也就  
走了。丹暈大家自有各人的班長。各人的車馬伺候。客  
都散完。便鶯梭燕掠的一般紛紛的分路回家。正是

酒闌人散

月上星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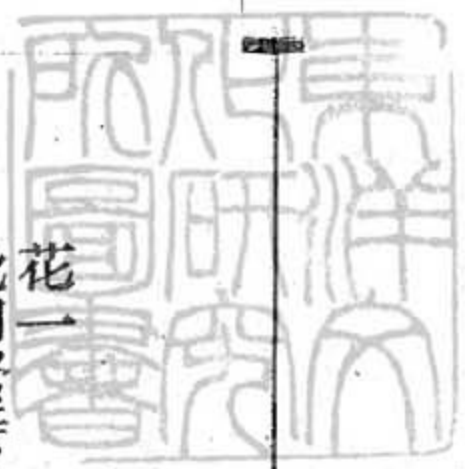
錦天繡地

轉眼皆非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傳秋痕性情態度。躍躍紙上。迄今如見其人。  
太抵十妓中。碧桃美而流於蕩。丹暈曼雲美而近  
於俗。秋香齒穉。福奴色衰。寶書玉壽。皆熱腸人。掌  
珠秋痕。皆冷面人。瑤華色藝。未知何如。以後文觀  
之。竊疑荷生品花。列之寶書玉壽間。殆亦有憾。荷  
生曰。無憾也。處熱鬧場中。而面目能泠泠者。此其  
人不凡矣。異日者。秋痕證果於情場。寶書掌珠。捐  
軀於王事。其與瑤華。廁名麟閣。有以異乎。無以異  
乎。





此回緊接上  
 回妙在開關  
 似接非接  
 花朝品花會  
 緣上回花選  
 申言之卻為  
 本回翻花案  
 三字埋根  
 花二花三  
 出馬鳴盛  
 出施利仁  
 花四

### 第七回

翻花案劉梧仙及第 見芳譜杜采秋束裝

話說山右教坊設自遼金舊例每年二月花朝巨室子弟作品花會其始原極慎重延詞客文人遴選姿容較量技藝編定花選放出榜來後來漸漸廢弛以致篋片走狗靠此生活於是真才多半埋沒儘有不願赴選者今年是箇涂溝富戶馬鳴盛字子肅充作頭家請一南邊人姓施名利仁字蘆巖主持花案這利仁年紀二十餘歲生得頰長白哲鼻峯高聳崑腔二簧琵琶三絃都

偏是胸無點墨的主持花選花五花六

入畫

後來十妓瑤華最為出色掌珠寶書死

於正命荷生意中卻無此人何也可見毀譽皆無足憑豈起卷梁做人在我而己柔情俠骨四字秋痕足以副之此處特借紅卿伴說非獨不冷落紅卿一夢亦蹴起入美人娟娟隔秋水前回夢境種種解脫此回

還會些只是胸無點墨卑鄙刻薄無所不為似這種人主持花案這花選尚可問麼到了出榜這日優姿夷寺地方綵亭上粘着榜文是潘碧桃第一劉梧仙第十案下譁然奈教坊司早已詳縣存案就也沒人來管閑事了卻說荷生那日回營勾當些公事天已不早便吃點茯苓粥青萍等伺候睡下都退出去荷生對着那一穗殘燈想道今日這一聚也算熱鬧極了丹暈曼雲自是好腳色掌珠秋香秀骨姍姍也過得去只有秋痕韻致天然雖肌裏瑩潔不及我那紅卿而一種柔情俠氣真

與紅卿一模一樣且歌聲裂石伎藝較紅卿似還強些不知那花選何以將他屈在第十我定當另編一過飭教坊司更正纔好又想道芙蓉洲風景到了夏月荷花盛開自然更好我今日已約下小岑劍秋到那日作一東道回敬他們咳只可惜紅卿不在這裏便朦朦朧朧的好像身子還在芙蓉洲船上又像是席散時候陡然那邊飛過一枝畫船來船裏一箇麗人倚着船窗看水荷生便將頭探出窗來正與那麗人打箇照面卻是紅卿便急問道你什麼時候到了紅卿只是笑那船早離

夢境處處纏綿

回頭一看是因迷得悟的

荷生。止此四字生出無限文章

荷生夢中現在不可無秋

痕畢竟不可有秋痕。月

痕花痕。月

天下事原只自己一人

苦海茫茫回頭是岸

近前一看是

由癡入迷的

荷生不測

情波渺渺

慧劍風刀

有一箭多地了。荷生忙喚人追趕。回頭一看船上靜悄悄的。只有秋痕一人背着臉靠在那邊船窗。便問道：「他們往那裏去了？」秋痕轉過臉來，卻不是秋痕，又另是一個。那麗人濯濯如春月，柳豔豔如出水芙蓉，比秋痕還好。麗人說道：「你只認得劉秋痕，那裏認得我呢？」荷生正要回答，那麗人卻不見了。船中只是自己一人，再一回盼，又見那麗人卻攜着紅卿的手，在岸邊亭子上並肩而立。立喜得心花怒開，急忙跪上岸來迎前，一看卻是丹暈。

曼雲荷生此時恍恍惚惚的，便急問道：「你看見紅卿麼？」只見丹暈沈着臉道：「你是什麼人？怎的混跑到這裏來？」便攜着曼雲從亭子上小門進去了。荷生想道：「分明這是丹暈曼雲如何他們變了臉不認我呢？」再一看來，那裏是岸，卻是一家池亭。想道：「今天我怎的這樣迷惑起來？莫非是夢中幻境麼？」正想着，只見那池邊樹林裏跑出幾箇回子手執短刀，見了荷生，都道：「這就是前日在潼關山上教人放火的人，不可放走了。」荷生吃了一驚，往園中便跑，又見紅卿和那麗人靠着池邊欄杆吟吟。

不測

隨手便結如  
許迷離詭譎  
文字卻以莊  
語收之妙不  
拖沓  
花七

花八

轉換靈快

出杜采秋鄭  
重分明

采秋小傳

花痕。此回  
承上文花字  
恰合花信之  
數有明有暗  
亦皆花痕也  
願讀者留意  
焉

的。笑。荷。生。此。時。也。不。管。禍。福。忙。上。亭。來。跑。向。前。去。後。面。  
那。幾。箇。回。子。隨。後。趕。來。攔。腰。抱。住。唬。得。滿。身。冷。汗。撐。開。  
眼。來。卻。是。一。夢。回。憶。夢。境。如。在。目。前。心。上。猶。突。突。的。亂。  
跳。想。道。此。自。是。上。牀。時。胡。思。亂。想。所。致。便。自。收。攝。精。神。  
掃。除。思。慮。就。也。安。然。睡。着。了。次。日。起。來。午。窗。無。事。便。將。  
十。花。品。第。起。來。也。不。全。翻。舊。案。只。將。秋。痕。碧。桃。前。後。挪。  
移。便。另。是。一。番。眼。界。了。開。首。撰。一。小。序。每。人。各。下。各。繫。  
一。傳。傳。後。各。綴。一。詩。卽。日。發。刻。數。日。之。間。便。轟。傳。起。來。  
看。官。你。道。那。教。坊。司。敢。不。更。正。麼。只。這。幾。頁。花。選。卻。是。  
胭。脂。山。的。飛。檄。氤。氳。使。的。靈。符。早。招。出。一。箇。絕。代。佳。人。  
來。你。道。這。佳。人。是。誰。就。是。第。一。回。書。中。說。的。杜。采。秋。這。  
采。秋。係。雁。門。樂。籍。他。的。母。親。賈。氏。那。年。身。上。有。娠。夜。夢。  
一。仙。女。手。拈。芙。蓉。一。枝。說。道。此。係。石。曼。卿。芙。蓉。城。裏。手。  
植。數。應。謫。落。人。間。在。你。手。裏。受。了。二。十。年。魔。劫。然。後。根。  
移。綠。野。果。證。青。娥。說。畢。擲。花。於。懷。賈。氏。腹。痛。而。醒。是。夕。  
生。一。女。因。名。夢。仙。小。字。采。秋。采。秋。生。而。聰。穎。詞。曲。一。過。  
目。便。自。了。了。不。特。琵琶。絃。索。能。以。已。意。譜。作。新。聲。且。精。  
騎。射。善。畫。工。書。以。此。名。重。雁。門。到。十。六。歲。上。便。有。一。豪。

不曉得年來  
書籍遭劫比  
祖龍毒燄還  
慘麼  
宗旨



附傳

後來子弟兵  
精力在此

花九  
花十

一語掃盡

自負○花十

客破費千金梳櫛了。每年四五月到了并門。扇影歌喉。一時無兩。以此家頗饒足。然性情豪邁。有江南李宛君。顧眉生之風。千萬金錢到手。輒盡。舊年十二月。關外訛言四起。采秋將萬貫釵釧衣服。盡行棄去。購書十餘架。客問其故。采秋說道。釵釧衣服。賊來便是禍根。換此數百萬卷書。賊將不顧而去。不好麼。其實采秋是乘此機會。要擇人而事。不理舊業。後來大兵東出。平了回匪。他家朝夕絮聒。說他年紀纔二十歲。不為全家圖些基業。專要讀書做詩寫字。難道真要去考博學鴻詞。作女學士麼。采秋拗不過他爺娘意思。只得出來。畧畧酬應。一日侍兒紅豆。傳說洪相公來訪。看官聽着。這洪相公也是此書中一箇要緊的人。此人單名海。字紫滄。現年三十五歲。拳勇無敵。卻温文爾雅。是箇做秀才的本色。以此雁門人箇箇敬愛他。采秋便延入內室客座。閒話一

回。紫滄便從靴鞦裏取出一本書來。說道。今年花選。你見過麼。采秋道。那花選有什麼看頭呢。所選的人。橫豎是并州那幾箇粉頭。又難道又有箇傾國傾城的出來麼。果然有箇傾國傾城的上。那花選也就玷辱紫滄笑。

一

花十二  
花十三

花十四

道。你這議論。實在痛快。只是這一番。又有箇人出來。將  
 花案翻過。你瞧罷。便將花選一本遞給采秋。采秋揭開  
 一看。書目是重訂并門花譜。便問道。這重訂的人。是箇  
 什麼樣的名公呢。紫滄笑道。你不要問人。且看這人的  
 序如何。再說。采秋便將小序念道。

露。采。朝。華。奇。葩。夜。合。蓮。標。淨。植。絮。染。芳。塵。羞。託。跡  
 之。靡。常。遂。分。形。而。各。寄。豈。謂。桃。開。自。媚。柳。弱。易。攀  
 生。碧。玉。於。小。家。賣。紫。釵。於。舊。邸。羞。眉。解。語。淚。眼。凝  
 愁。彈。秋。之。曲。四。絃。照。春。之。屏。九。折。況。兼。筆。妙。迥。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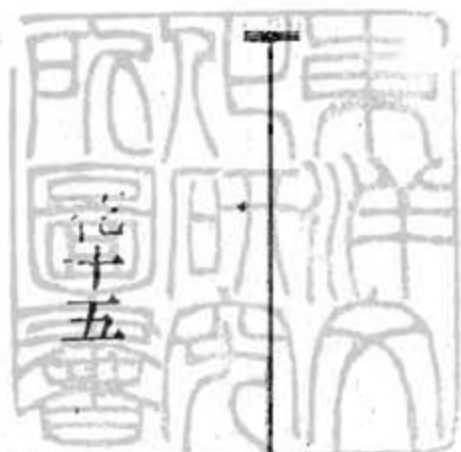
針神允符月旦之評。不愧霓裳之詠。昨者躬逢良  
 會。遍賞名花。又讀新編。足稱妙選。惟武陵俗豔。寵  
 以高魁。

便說道。潘碧桃取第一麼。又念道。  
 而彭澤孤芳。屈之末座。

便說道。這彭澤孤芳是誰呢。又念

私心耿耿。竊不謂然。用是再啓花宮。重開蕊榜。登  
 劉蕢於上第。許仙人爲狀頭。背踏金鰲。憶南都之  
 石黛歌。傳紫鳳誇北地之臙支。願將色藝。遍質同

花十六



花十五

人所有是非付之衆論云爾富川居士撰念畢說道好一篇唐小品文字這富川居士定不是北邊人了你說罷紫滄道你且往下看尙有筆墨呢采秋見第一箇題名是

霜下杰劉梧仙

秋心不死霜  
杰如生  
及第

便說道呵劉蕢登上第仙人得狀頭了究竟這劉梧仙是誰呢怎的我在并州沒有見過且不聞有這人呢紫滄道你怎的忘了那小班喜兒你就沒有會過麼采秋道呵就是他麼人到不曾見過卻聽見有人說這喜兒

長得模樣很好肚裏崑曲記得很多只是脾氣不好不大招呼人髣髴去年有人說他搬回直隸去了怎麼這回又來了今番取了第一這富川居士也算嗜好與俗殊鹹酸不肯人云亦云哩說畢便看那小傳道

梧仙姓劉氏字秋痕年十八歲河南人秋波流慧弱態生姿工崑曲尤善爲宛轉淒楚之音嘗於酒酣耳熱笑語雜沓之際聽梧仙一奏令人悄然蓋其志趣與境遇有難言者矣知之者尠無足責焉

詩曰



別具巨眼洞  
照隱微後來  
韋劉之合卽  
以此十二字

為操左券

端然濯淖於  
汙泥之中

道。說道好筆墨。秋痕得此知己。可以無恨矣。便將詩朗吟

生來嬌小。困風塵未解歡娛。但解顰記。否采春江。上住懷儂能唱是前身。

吟畢。說道詩亦佳。再看第二名是

虞美人。顏丹暈。

便說道。虞美人三字。狠切丹暈的樣子。看那小傳道。

丹暈姓顏氏。字么鳳。年十九歲。姿容妙曼。妍若無骨。豐若有餘。善飲。糾酒錄事。非么鳳在坐。不歡也。

至度曲。則不及梧仙。云詩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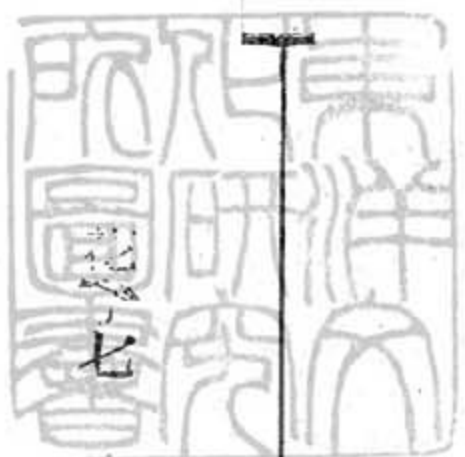
衣香花氣兩氤氳。妙帶三分宿醉醺。記得鬱金堂下飲。酒痕翻遍石榴紅。裙。

再看第三名是

凌波仙。張曼雲。

曼雲姓張氏。字彩波。年十九歲。代北人。風格雖不及梧仙。而風鬟霧鬢。妙麗天然。裙下雙彎。猶令人心醉也。詩曰。

偶然撲蝶粉牆東。步步纖痕印落紅。留與天遊尋。





舊夢銷魂真箇是雙弓

再看第四名是

玲瓏雪冷掌珠

掌珠姓冷氏字寶憐年十九歲代北人寡言笑而

肌膚瑩潔朗朗若玉山照人善病工愁故人見之

輒愛憐不置詩曰

牢鎖春心荳蔻梢可人還似不勝嬌前身應是隋

堤柳數到臨風第幾條

再看第五名是

錦綉兒傅秋香

秋香姓傅氏字玉桂年十四歲湖北人眉目如畫

初學度曲嫋嫋可聽亦後來之秀也詩曰

綠珠生小已傾城玉笛新歌宛轉聲好似旗亭春

二月珠喉歷歷轉鶯

再看第六名是

銷恨花潘碧桃

碧桃姓潘氏字春花年十七歲美而豔然蕩逸飛

揚未足以冠羣芳也詩曰

明月前身



花十八

花十九

輕薄桃花異  
日卻結善果  
脫開蟬殼立  
地登仙敢謂  
其無夙根耶

紅粉洗妝黃  
拖入道白沙  
埋骨碧落鐫  
名

月痕花痕  
花二十  
香海洋中驚  
魂一縷

昨夜東風似虎狂。只愁枝上卸濃妝。天台畢竟無  
凡豔。莫把流紅誤阮郎。

再看第七名是

占鳳池賈寶書

寶書姓賈氏。字香卿。年十七歲。遼州人。貌僅中姿。  
而長眉曲黛。善於語言。詩曰

春雲低掠兩鴉鬟。小字新鐫在玉山。何不掌書天  
上住。卻隨小劫落人間。

再看第八名是

燕支頰薛瑤華

瑤華姓薛氏。字琴仙。年十六歲。揚州人。喜作男子  
妝。學拳勇。禿袖短襟。詼諧倜儻。樂部中之錚錚者  
也。詩曰

寶髻玲瓏擁翠鈿。春花秋月自年年。蒼茫情海風  
濤闊。莫去凌波學水仙。

再看第九名是

紫風流楚玉壽

玉壽姓楚氏。字秀容。年十八歲。善肆應。廣筵長席。



花廿一

玉壽酬酢終日。迄無倦容。詩曰。

花氣濃拖兩鬢雲。絳羅衫子縷金裙。章臺別後無消息。芳草天涯又見君。

再看第十名是

婪尾香王福奴。

福奴姓王氏。字惺娘。年二十三歲。代北人。楊柳多姿。桃花餘豔。以殿羣芳。亦為花請命之意。云爾。詩曰。

柳花撲雪飛難定。桃葉臨江恨總多。願借西湖千

頃水。聽君閑唱采菱歌。

花廿四

含蓄不盡。所謂花月痕也。

鄭重分明。○  
回應第四回。  
伏第十回小。  
了髮語。

調管多少名士。

看畢。便將書放在茶几上。向紫滄道。到底這富川居士是誰呢。紫滄道。此人非他。便是正月間大破數十萬眾回子的那箇韓荷生。采秋沈吟一會。纔說道。他還有這間功夫。弄此筆墨。紫滄道。這荷生奇得狠。聽得人說。他在軍中。是詩酒不斷。就是破賊。這一日也還做詩。喝酒。哩。采秋道。這也沒有什麼奇處。那諸葛公彈琴退敵。謝太傅談棋賭墅。名士大半專會摹調。只如今就算得江左夷吾。讓他推羣獨步了。紫滄笑道。可惜你是箇女



花月痕全書卷二

三

調優多少讀  
書人○此數  
想道恰與上  
折荷生兩想  
道文法相配  
其心思不相  
印之中亦自  
相印

調優荷生更  
酷



束裝

子若是男子。你這口氣。是要賽過他哩。說得采秋也。吟吟的笑了。又閑談了一回。天色已晚。紫滄去了。采秋便將芳譜攜歸臥室。叫紅豆熬一爐香。烹一鐘茶。在銀燈下。檢開芳譜。重看一遍。想道。我只道現在讀書人。給那八股時文。五言試帖。網縛得箇箇作個書獃。不想也還有這瀟灑不羣的人。轉教我自恨見聞不廣。輕量天下士了。因又想到。他既有此心胸眼力。如何不知道我杜采秋呢。你要重訂芳譜。也不問問。就把什麼丹暈的酒。量曼雲的弓彎。都當作寶貝。一般形諸歌咏。連那玉壽

福奴都為作傳。這不是浪費筆墨麼。停了一回。又想道。我不到太原。他如何知道我呢。這也怪不得他癡癡呆呆。想來想去。直到一下鐘。賈氏進來。幾次催他去睡。纔叫紅豆和老媽服侍睡下。次日又沈吟了一日。便決計與他父母商量。前往并州。他爺娘是巴不得他肯走這一遭。立刻料理衣裝。不日就道了。正是

人生最好 一無所知  
若有知識 便是大癡

欲知秋痕采秋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荷生采秋合傳然荷生采秋兩不相涉也何  
 況紅卿借一夢以合之而荷生與采秋可以合傳  
 卽紅卿亦可附荷生以合於采秋矣



第八回

呂仙閣韓荷生遇豔 并州城韋癡珠養疴

此回亦是緊  
 按上回颺開  
 說入

第四回餘波

花痕

春雲出岫冉

青多姿

出青海驄

馬一

話說荷生自重翻芳譜之後軍務日見清閒一日奉着  
 報捷的回批。經畧賞加太保銜。大營將吏俱有升擢。荷  
 生也得五品銜。彼此慶賀。不免又是一番應酬。光陰易  
 過。早是四月中旬。長日倦人。又見芍藥盛開。庭外丁香  
 海棠。紅香膩粉。素面冰心。獨自玩賞。一回鳥聲聒碎。花  
 影橫披。遂起了訪友的念頭。尋芳的興致。帶了青萍騎  
 了一匹青海驄。也不要馬兵跟隨。沿路去訪梅小岑。歐

一無所遇妙

又情蕩漾

馬二合

馬三

出呂仙閣

馬四

又一開  
倫父必日寫

磬  
又一合

又一開

馬五

又一合

敘純陽宮非  
開筆也步步

劍秋諸人。一無所遇。大為掃興。便欲回營。走到東南城  
根邊。遙見一帶波光澄鮮。如鏡掩映。那半天樓閣儼如  
一幅畫圖。便問青萍道。那是什麼地方。青萍道。小的未  
曾到過。荷生便信馬行來。原來是一座大寺院。門前古  
槐兩樹。蔽日參天。牆外是大池。縱橫十畝。繞着水。是綠  
柳成行。黃鸝百轉。便覺心曠神怡。遂下了馬。看那寺門  
上橫額。是呂仙閣三字。便令青萍拂去了身上的塵土。  
將馬繫在柳陰中。荷生緩步走到堤邊。看那遊人垂釣。  
忽聽閣上數聲清磬。度水穿林。更覺滌盡塵心。飄飄意

遠。又信步走進寺門。早見有一輛繡纒香車。停在門內。  
便向青萍道。那不是內眷的車麼。不用進去。冲撞他們。  
了。青萍道。老爺騎了半天馬。又站了這一會。也該歇一  
會兒。廟裏地方大。那裏就單撞見他們哩。荷生點點頭。  
道。你且在此等着。遂一人踱進門來。靜悄悄的。只有那  
車夫在石板上打盹。轉灣到了東廊。見兩三箇小道士。  
在地下擲錢玩耍。也不招呼。荷生荷生便一直向後走。  
來。只見寶殿琳宮。迴廊複道。是箇香火興旺的古刹。原  
來這純陽宮正殿以後。四圍俱係磚砌成閣。閣分三層。

追入遇字

典瞻

追入遇字一

層追入遇字二

總一筆

合寫

分寫

撇一筆側注

正絕豔上

神痕一倍寫法

又合寫兩筆

對側注絕豔

文心細入勝

讀西廂驚豔

一齣都是加一倍

摹寫妙語令人作

一日思從去後追思

服飾態度亦是加一倍寫法令我讀竟

卷二

上層。左臨試院。萬片魚鱗。右接東城。一行雉堞。遠則四圍山色。萬井人煙。近則數畝青畦。一泓綠水。中層為上下。必由之道。兩邊石磴。各數十級。下層做個月洞。係出入總路。荷生剛到下層洞門。只聽一陣環佩聲。迎面走出花枝招展的兩箇人來。便覺得鼻中一股清香。非蘭非麝。沁入心脾。自然會停了腳步。定睛一看。一箇十四五歲的身穿一件白紡綢大衫。二藍摹本緞的半臂頭。上挽了麻姑髻。當頭插一朵芍藥花。下截是青縐鑲花邊褲。微露出紅蓮三寸。笑盈盈的。已似海棠花。嬌豔無

比一箇年紀大些。真是寶月祥雲。明珠仙露。這道神采。射將過來。荷生眼光自覺混漾不定。幸是到了跟前。不得不把心神按定。閃過一旁。讓這兩人過去。這兩人也四目澄澄的。瞧了一瞧。荷生覺得那絕色眼波。更傾注在自己身上。那一縷魂靈兒。好像就給他帶去。跟着出了洞。走過院子。將次轉出正殿。這絕色的回頭一盼。纔把精魂送轉。這兩人都不見了。兩條腿尙如釘住。停一會。緩步向前。恍恍惚惚。記那絕色身上穿的。是一件鑲花邊淺藍雲蝠線縐單衫。下面是百摺淡紅縐裙。微露

卷二

三

亦欲百喚真

細膩風光

活畫出一個  
荷生

帶說丹曼卻  
縮定秋痕

文勢一折  
有此一折花  
月惠中人物  
所以冠絕一  
時這會纔  
覺口喝妙  
馬六  
馬七

申敘一段恰  
好出了菜市  
街出了愉園

出二寸許窄窄的小弓彎頭上是挽箇嬾雲髻簪一枝  
素馨花似乎是縐着春山的光景一路上凝神渺慮細  
細追摹不知不覺已走到後面閣上第三層扶梯了且  
喜竝無一人窺見心事也就步上扶梯靠着危欄想道  
那一箇十四五歲的是箇侍兒決無可疑了這一箇絕  
色是那一家宅眷怎的如許年輕只帶一婢來廟呢若  
說是小戶人家那服飾態度萬分不像咳似此天上神  
仙人間絕色此地青樓決無此等尤物這也不用說譬  
如果有這樣一箇人無論丹暈曼雲就是秋痕怕也趕

不上只是人家宅眷無心邂逅消受他慧眼頻頻垂盼  
已算是我荷生此生豔福以後還要怎樣呢這樣一想  
登時把先前思慕心腸如濯向冰壺不留渣滓倒也爽  
然流覽一回覺得口渴緩步出來一箇老道士遞上一  
鐘茶卻喝不得瞧着錶已有三下多鐘了趕着出門喚  
過青萍跨上馬把鞭一捎那馬如飛的馳歸大營去了  
看官你道荷生所遇的絕色究竟是誰原來就是杜采  
秋采秋自那日決計出門次早便和他媽擇了日期帶  
着老嫗了鬘火伴上路按站到了太原就寓在菜市街





眼目

筆意屈曲

此兩想道又  
 荷生倚  
 相一相配者  
 相一相配者  
 文法相印者  
 靈心○馬八  
 馬九  
 眼目  
 雲隨風散絕  
 妙文心○此  
 一折與上文  
 一折亦相配  
 相印

愉園這園雖不甚大。卻也有些樹木池亭數十間。窈房  
 密室。本是鉅家別業。後來中落。此園又不轉售於人。關  
 閉數年。屋宇漸漸塌壞。采秋去秋。以二千金買之。畧加  
 修葺。便也幽雅異常。只是他娘賈氏。因途次感冒。成了  
 重症。日重一日。采秋晝夜伏侍。轉把來訪之客。概行謝  
 絕。此時已半箇多月了。見他媽病勢有增無減。因此特  
 來呂仙閣求籤許願。不想遇見荷生。其實采秋意中有  
 荷生。卻不曾見過。這箇人荷生。目中有采秋。又不曾聞  
 有這箇人。然荷生看不出。采秋是箇妓女。采秋卻看得

出。荷生是箇名流。一路想道。這人丰神澄徹。顧盼不凡。  
 定是箇南邊出色人物。因又想道。此人或且就是紫滄  
 說的韓荷生。那廟門外柳陰拴一匹馬。係青海驄。不是  
 大營那裏有此好馬。正在出神。車已到家。想他媽病勢  
 危篤。呂仙閣的籤又不甚好。也把路上所有想頭一齊  
 摺開了。這且按下。卻說癡珠由草涼驛。趨程十九日午  
 後。已到西安。隨便卸裝旅店。就僱定長車。因河南土匪  
 出沒無常。與車夫約定。取道山西。限十八日到京。一面  
 吩咐跟人檢點行李。一面寫了幾封川信。交給廣漢家

丁回去銷差。此時已是黃昏。癡珠也不換衣服。坐車向紅布街王漱玉家來。不想漱玉夫婦雙雙的外家去了。癡珠只得把他家裏作一柬帖。並詩二首留別。悵然而返。詩云。

卅年聚散總關情。銷盡離魂是此行。去日苦多來日少。春風淒絕子規聲。客囊猶似去年貧。湖海浮沈剩一身。東閣何時重話舊。可憐腸斷再來人。

那王家管事家人劉福為着癡珠是漱玉極愛敬的朋

友。三更天自己跑來請安。送過酒菜。再三挽留。癡珠姑

且答應。其實天一亮。便裝車上路去了。癡珠自幼本係嬌養弱冠。登第文章。丰采傾動。一時兼之內顧無憂。儻

來常有。以此輕裘肥馬。暮楚朝秦。名宿傾心。美人解佩。十年以後。目擊時艱。腸迴發緯。賓朋零落。耆舊銷沈。此

番經年跋涉。內窘於瞻家之無術。外窮於售世之不宜。南望倉皇。連天烽火。西行躑躅。匝地荆榛。披月趨程。業

馳驅之已瘁。望雲陟屺。方啓處之不遑。憂能傷人。勞以

致疾。廿一夜。赶到潼關。便神思懶怠。不思飲食。次日五

後文都涵蓋十四字中

二語亦是後文影子。漱玉交情此

數行文字必不可少

癡珠履歷例以駢語敘之



出同秀  
途窮見交態  
世梗悲路澀



穆升來歷

并州養病  
鷄鵝至魯門  
不識鐘鼓響  
孔雀望赤霄  
愁思雕籠養

更起來。覺得頭暈眼花。口中乾燥。好不難受。勉強掙扎。出關渡河。曉風撲面。陡然四支發抖。牙關戰得磕磕的。響叫禿頭。將兩牀棉被壓在身上。全然没用。直到韓陽。鎮打尖。服下建糲。吹下痧藥。畧覺安靜。是晚到了蒲關。想欲求醫。因憶起一箇故舊來。此人姓錢。名同秀。字子守。本南邊人。善醫。隨宦此地。辦起鹽務。字號裕豐。癡珠令人持柬相邀。候至三更不到。癡珠只得付之一笑。睡至五更頭。目比日間清爽。而兩腳酸痛。不可屈伸。此本癡珠舊疾。近來好了。此時重又大發。一路倒難為禿頭。

扶上扶下。又要收拾鋪蓋。又要料理飲食。又要管理銀錢。日夜辛勤。極其勞瘁。癡珠委實過意不去。行至霍州。值有同鄉左藕舫。孝廉。掌教此地。代覓一僕。名喚穆升。稍分禿頭辛苦。孝廉因力勸癡珠。就醫太原。且將他的家信。取出給癡珠瞧。說是二月後。賊勢漸平。故鄉時事。可以無憂。癡珠覺得畧畧放心。數日之間。就也到了太原。原。先是在旅店住了一日。嘈雜不堪。遂租了汾堤上汾神廟西院一所。客房養病。當下收拾行李。坐車到了寓所。倒也乾乾淨淨。一所房屋。上房四間。屋子中間是客。

第四十三回  
張本。蓋亦  
有數存焉

神來氣來

出心印

心印小傳

聽東屋兩間。是臥室。西屋是下人的住屋。院中有兩株大槐樹。遮住了。不見天日。後面也是箇大院子。卻是草深一尺。東邊是朝西小樓一座。樓下左邊屋。放口棺木。卻是空的。癡珠也不理論。右邊是廚房。西邊是牆。牆上有重門。通着秋華堂。廊廡。禿頭穆升。趕着將鋪蓋取出。正在打展。只見一箇和尚。歡天喜地。遠遠的叫將過來。道我道是那一位。韋老爺。卻原來就是癡珠。老爺癡珠。拐着腳向前一看也。歡喜道。心印。你如何在這裏看官。這心印和尚。汝道是誰。原來就是汾神廟住持。他本係

西湖淨慈寺知客。工詩畫。向年癡珠就聘臨安。與心印為方外。交往來親密。後來癡珠解館。心印以心疾發願。朝山航南海。陟峩眉。前年頂禮五台。後將便道入都。官紳延主汾神祠。癡珠此來得逢心印也。算意想不到之事。當下彼此施禮。畧敘別後蹤跡。心印見癡珠初搬進來。一切未曾安置。且行李亦極蕭條。便向穆升道。這邊缺什麼家伙。即管向當家取去。一面說。一面起來。攜癡珠的手道。老僧攬你到方丈。躺躺罷。讓他們收拾妥帖。你再過來。癡珠也自情願。心印和禿頭一路照應。癡珠

癡珠心事

癡珠心境。  
眼目



李夫人

李夫人小傳  
謾如鶴仙附

蹣跚的來到方丈。便躺在心印牀上。與心印暢談十餘年分手的事。因說道。自恨華盛時不早。自定至於中年。家貧身賤。養癰畏疽。精神不齒。那能不病入膏肓呢。心印慰道。百年老樹中琴瑟。一斛舊水藏蛟龍。人生際遇。何常偶沾清恙。怕什麼哩。癡珠道。功名富貴。命也只上。有老母下有弱弟。際此時艱。治生計拙。這心怎放得下。心印道。這也只得隨緣。遂勸癡珠吃了兩碗稀飯。飯後睡了一覺。兩腳疼痛已畧鬆動。到了二更。大家攙扶過來。晚夕無話。次日五月初一。癡珠換過衣帽。穆升扶着。

想到觀音閣燒香。剛轉過甬道。只見一陣僕婦了鬢。捧着一青年少婦進來。癡珠只得站住。那少婦卻也停步。將癡珠打掠一回。向一僕婦說了幾句話。徑自上閣去了。這僕婦便走到癡珠跟前。問道。老爺可姓章。官章可是玉字旁麼。癡珠沉吟未答。穆升說道。姓名卻是你怎的問哩。僕婦道。是我們太太叫問呢。便如飛的上閣。回話。癡珠想道。這少婦面熟得很。一時記不起了他來。問我自然是認得我呢。看官。汝道這少婦又是誰呢。原來就是蒲關游總兵長齡字鶴仙之妹。大營李副將喬松。

傳

總束



字謬如的夫人十五年前游鶴仙之父官名炳勳提督東越水師癡珠彼時曾就其西席之聘他兄妹兩箇一纔十六歲一纔十三歲師弟之間極其相得未及一年游提督調任廣東癡珠中後又南北奔馳也曉得鶴仙中了武進士卻不知道就在江南隨標數年之間以江南軍功擢至總兵且不曉得卽在蒲關如今認起來卻得兩位弟子癡珠在并州養病有這多舊人也不寂寞了正是

相逢不相識

交臂失當前

相識忽相逢

相逢豈偶然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純是承上起下文字似是閒文卻非閒文細讀之皆是絕不可少之文能文者自知之

花月痕全書卷二終



所  
圖  
書  
館  
藏